

東北壯遊

(五)

陳嘉驥

進瀋陽余紀忠遇險

民國三十五年三月二十七日早晨，我在客棧人員幫忙下，乘坐一種專門來往皇姑屯與瀋陽間，可乘坐多人的由馬匹拉的一種拖車。這種拖車和台北市在大街小巷穿來穿去的專門收買舊貨、報紙、雜物的車輛很相似，不過是大了很多。拖車四週圍以鐵欄，可當客人的座位，每邊均坐三人，中間地方供客人放置物件。我記得總共七八個人共坐一個車，大家把住址告訴車夫，由他決定先後順序，一個人不過四元僱幣，就很快的把各位客人送到住處，同時把我送到大轉盤附近的南京街八十七號，中央通訊社瀋陽分社。

見到了律鴻起主任，並由律主任介紹認識了剛到瀋陽不久的林家琦先生（現任中華日報副社長），萬存仁先生（現大華晚報主編）等。林家琦是分社的總編輯，如說我的採訪是學自律主任，那麼我寫新聞文字的訓練則完全來自林先生。萬存仁是分社電務組長，我到瀋陽這天，他剛把天線及通報機按裝好，並與總社試行通報成功。雖然，中央社瀋陽分社定四月一日，也就是中央

社的社慶那一天，才正式成立，但已開始接收中央社新聞來電，並將新聞即日供應定廿八日正式創刊的中蘇日報。

中蘇日報由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創辦，由長官部的政治部主任余紀忠（現中國時報董事長）任發行人。錦州收復後，東北行營以及九省省主席與中央各部特派員等，也隨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到了錦州，國軍前鋒部隊不久即進駐瀋陽市郊。但因蘇俄部隊盤踞瀋陽不退，所以瀋陽的情勢複雜萬分，瀋陽市政已由我國接收，並收編偽警成立了警察部隊，但瀋陽市實際仍在俄軍控制之下。我們若干機構及地下工作者仍然處在半公開的情況下，由共黨操縱的中蘇協會反而却公開成立，共黨份子也公開活動。在錦州的政府各機構負責人時常集會，檢討東北接收問題，有一次外交部特派員蔣經國先生，認為大家總在錦州等待不是辦法，應該向瀋陽前進。

當年我政府的處境相當困難，雖然明知俄國處處違反中蘇友好條約與我中央政府作對，但處在俄軍實際佔領着東北情況下，仍然不得不虛與委蛇。也就是俗話說：「明知道他是壞人，還得

把他當好人看待」，祇有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才能翻臉。當年政府為接收東北，其委屈求全與艱苦情形，並不是今天國人在想像中所能瞭解。在這種情況下，余紀忠先生為了壓制共黨份子在瀋陽活動，從錦州進入瀋陽，籌備成立中蘇聯誼社，俾與共黨份子操縱的中蘇協會對抗。

余紀忠進入瀋陽後，立為俄軍巡邏車所跟蹤，跟蹤不久巡邏車即行超前，攔住余紀忠所乘吉普車去路。這時俄軍持槍自巡邏車跳下，以槍對準余紀忠等人，意欲射擊，在此千鈞一髮的緊張時刻，吉普車司機跳下，予以攔阻並說了幾句俄語，俄軍即行持槍跳上巡邏車他去。余紀忠此時方知其所乘吉普車司機係哈爾濱人，故能說俄語；當詢其對俄軍講了些什麼，何以俄軍忽然改變敵對態度，乘車而去。該司機云「我向俄軍說，車上都是南邊派來的大官（南邊即指南京國民政府），你們不能打。」蓋當時，正值張莘夫事件之後，蘇俄的殘暴濫殺，不但引起全中國人民的憤怒示威，向蘇俄提出嚴重抗議，並受國際輿論的嚴重斥責，各國政府對蘇俄亦表示了強烈的不滿。所以在東北的俄軍，已經知道中國的大官不

能隨意殺害，但對於東北老百姓，一般黨政機構的地下工作者，仍肆意搶殺殺害如故。

聯誼社與中蘇日報

余紀忠在瀋陽，首先成立了中蘇聯誼社。爲了東北接收能順利進行，忍辱負重地把中蘇聯誼社標榜爲中國人民對蘇俄友好的一個聯誼機構。勉強把中國人對蘇俄在東北的強盜行爲的一團怒火，壓在心底，裝出笑臉，以圖國土的順利重光這正與對日抗戰以前的「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一樣，把中國人的堅強韌性充份

表現出來。中蘇聯誼社兩旁的標語是：「中蘇兩大民族聯合起來，保障全人類的永久和平」。聯誼社的正門則懸掛着國父孫中山先生，領袖蔣委員長之玉照之外，也把列寧與史達林照片掛在一起，成爲一種鮮明的對照。

當年，任何人一到東北，立刻感到氣氛與國內完全不一樣，受到俄國的壓力很大。日本人雖然被我們打敗了，可是俄國人却趁火打劫進了東北，真有狼去虎來之感！瀋陽的幾家報紙，完全是在共產黨人操縱之下，俄軍撤走以後，這幾家報紙停刊，一時使瀋陽沒有報紙可看。余紀忠進入瀋陽，立刻感覺到瀋陽應有一份屬於政府的報紙，因此進行接收偽滿時代的康德新聞，並將這份報紙定名爲中蘇日報。最初要在三月五日創刊，後來未克實現，不久俄軍悄悄撤退，共匪開始圍攻瀋陽。這時董文琦、戴鴻濤率新編警察抵抗於內，趙公武的五十二軍掃蕩於外，使瀋陽秩序淪陷。俟瀋陽秩序恢復，中蘇日報實際創刊日期已拖到三月廿八日了。



有小聰明頗具拉攏人手腕的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

中央通訊社瀋陽分社定四月一日正式發稿成立，所以三月卅一日，律主任帶着我，先到瀋陽市長董文琦公館會見董市長，繼而到了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會見了參謀長趙家驥將軍。律主任告訴我，應把與董市長及趙參謀長談話時那些重要地方記好，以及如何把這些重點寫成兩條新聞，交給林總編輯核閱後發稿。律主任並告知，今後你每天都應將林總編輯刪改好的稿子再看一遍，慢慢就知道怎樣寫新聞了。律主任與我分手時說，他將訪問熊式輝、張嘉璈等，命我下午自己去省府找徐藏主席談談省政問題，並說事前先把要問的問題想好，否則到了時候沒話講，三言兩語就得打住了，等於白跑一趟。

瀋陽市報業與新聞

我回到分社，在吃飯前就把董市長趙參謀長兩條新聞寫好，交給林總編輯。下午，由總務組長陳傑里替我僱了一輛馬車（並非皇姑屯所坐拖車），到省政府很快的會見了省主席徐藏。與徐主席告別時，他說我們今天的談話不要發新聞，我另有書面談話已經準備好了，同時他把省府發言人兼編譯室主任汪毓萍請進來給我介紹認識，並由汪主任把書面談話交給我。當時，我好奇，省府怎麼會有準備好的書面談話交給我，原來省府歸政瀋陽後，在省府本身認爲這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原預期有許多新聞記者前來採訪，屆時把書面談話散出去。可是由國內各地派到東北的新聞記者，只注重軍事新聞。對省府搬遷到瀋陽，只認爲這是一個普通新聞，在發到關內的新

聞上，帶上一二句說遼寧省政府已由錦州遷到瀋陽已就够了。同時，瀋陽那時所有的地方報紙還未創刊，自然沒有人專門去採訪了。

我當年等於是瀋陽市第一個注重地方新聞的新聞記者，與由關內派到東北的那些記者不同，他們只跑所謂軍政要聞，我是軍政與地方新聞一律全要。最初像大公報記者呂德潤、張高峯，天津國民日報記者駱達光，上海新聞記者趙世洵，益世報記者高慶琛、楊華，南京中央日報記者馬志鏞……等，可能對我這個分社記者並不注意。三五個月過後，我在採訪新聞上露了幾手，他們才注意，瀋陽有這麼一個採訪範圍介乎本地與軍政要聞之間的人。首先大公報記者呂德潤要拉我進大公報，華北日報要我為兼駐東北記者，東北新聞社要我跳槽，到他們那裏去作採訪主任，我都一概拒絕。

三月卅一日，我一共採訪了三條新聞，第二天四月一日，中蘇日報以及四月一日創刊的瀋陽和平日報，全部予以顯著刊載。當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稿子白紙黑字的報上登出來，心中好不高興，我於是把它剪下來註明日期予以保存。從此，我便養成剪報的習慣，每一個月集成一個信封袋，特稿另成一袋，兩年的時間從未中斷。民國卅七年，我奉命離瀋陽時，因為飛機只限帶行李十公斤，所以我只把特稿部份帶出，一般新聞剪報都留在瀋陽，否則，今日寫東北問題的題材，那就更豐富了。

歸政瀋陽省市失和

當年在東北的人，大概都知道遼寧省政府與瀋陽市政府失和。失和的原因說來話長，但導火線却是因為遼寧省「歸政瀋陽」時，在禮儀的要求上，使瀋陽市政府在措手不及的情況下，沒有達到徐主席的理想所引起。「歸政瀋陽」這四個字，係由遼寧省主席徐箴所首先引用，徐主席站在他的立場，認為這是一個很大與非常重要的日子。「歸政瀋陽」的含義為：「遼寧省於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開始被日本佔領後，中國合法的地方政府——遼寧省政府，已無法在自己行政轄區執行行政權力，現在國土重光，他要把十四年以前的省政府，重新回歸到原來的省府所在地，重新負起省政的重任，所以名之為「歸政瀋陽」。

省政府決定三月廿五日(?)，自錦州歸政瀋陽，徐主席特於事前從錦州打電話給瀋陽董市長，要求他辦理下列三件事，俾使「歸政」這個日子，顯得光彩與重要。第一件，省主席專車抵達瀋陽車站下車時，全瀋陽市工廠包括鐵西區工廠，要一齊「拉鳴」。「拉鳴」係一句東北土話，就是要工廠平常開工典禮時，所鳴放的工廠汽笛。徐主席想像中瀋陽有上百的大工廠，屆時各工廠汽笛一齊鳴放，當可響徹雲霄，然是一件壯觀的事。第二件，省主席在車站接受「拉鳴」後，走出車站時，在車站廣場，對瀋陽市所有警察及保安部隊，舉行盛大檢閱典禮，並向受檢部隊及觀禮者致訓辭。第三件，全瀋陽市一律懸掛國旗，以慶祝徐主席帶領遼寧省政府歸政瀋陽，並在省主席自車站至省府沿途街道上，發動羣衆夾道歡呼。

徐主席這個想法，以常理講也不能說全不對，如果是把日本打敗後，沒有蘇俄軍隊佔領東北問題，國內也沒有叛亂的問題，纏繞着抗戰八年已經疲憊不堪的中國。那麼在「九一八」事變發生的地方，來一次盛大慶典，未嘗不可，因為這樣一則昭告全國同胞，日本侵略中國的苦日子，中國的大災難已經過去了，現在東北正重新歸祖國懷抱；再則宣示世人，中國現在已不是昔日任人侵略的弱者，日本侵略者已被打敗，我們已重新治理我們自己的土地了。問題的是當時，不但中國全國同胞猶在火熱水深之中，東北更是千瘡百孔；不論整個國家或者是東北地方上，問題多得是，展望未來，均不容有絲毫的樂觀。

董市長在電話中告訴徐主席，瀋陽市所有的工廠，均遭受蘇俄的破壞，機器被拆除，到處都是斷牆殘壁，與零亂不堪的殘破機器，根本無法在主席到瀋陽時「拉鳴」，以表示敬意。並說明，俄軍撤離瀋陽才不過幾天，市區雖幸而未落入共軍手中，但郊區戰爭仍在繼續中。瀋陽市收編的警察與保安部隊，大多數在郊區正配合國軍五十二軍部隊掃蕩殘餘的共軍，在這種情形下恐怕無法調集到市內，以供檢閱之用。現在僅能就在市內維持秩序的少數警察部隊，在車站前以供檢閱，但這沒有多少人，僅係聊備樣子而已。同時，瀋陽市光復未久，一般商店與住戶備有國旗者尚不普遍，所以只能通知所有市民，屆時有國旗者盡量掛出，恐怕不易達成全市一片旗海的壯觀景色。至於，自車站至省府沿途所經街道，由民衆夾道歡呼，市府當然會通知所有市民，但屆時

做到什麼程度，並沒有一定的把握。

徐主席自錦州歸政瀋陽之日，在瀋陽目睹一切場面，當然與預期的情況不大相同，心中當然不大愉快。再加以徐主席原來係保薦金鎮為瀋陽市長，金鎮在錦州，並且已經以瀋陽市長姿態在錦州出現。後來中央想找一個學工的人，來治理這個東北最大的都市，因為學工的比較實在，沒有官場習氣，而能够腳踏實地從事建設工作。因而發表了董文琦為瀋陽市長，這也是徐主席對瀋陽市不大愉快的另一個主要原因。

徐箴與董文琦之間

兩個不愉快加在一起，因此使省市之間有了隔閡。在抗戰時期，徐箴先在浙江省當行政督察專員，後在福建省任教育廳長。董文琦則始終從事水利工作，並負責嘉陵江水利工程重任。因此，可以說徐箴與董文琦，均屬抗戰時期東北人士中之健者。而且兩人原屬好友，徐箴自福建至重慶向中央述職時，即下榻董文琦嘉陵江水利工程處。不料於抗戰勝利後，大家同返東北為鄉梓服務時，反而陰錯陽差的有了芥蒂。

其後，徐箴以省主席資格，對所屬省轄市瀋陽市政，有心的或無心的有所督責。但是瀋陽市是由董文琦單槍匹馬冒生命危險，從俄軍手中接收而來，而且是由中央政府所直接任命，所以，徐主席對董市長也奈何不得。後來瀋陽市議會，成立瀋陽院轄市促成會，極力爭取瀋陽市的升格，更遭省府之所忌，而使省市之爭表面化。尤其，瀋陽市升格成功，市長却由曾經徐箴保薦過的

金鎮出任；不久金鎮政績不佳，瀋陽市長又由董文琦重作馮婦再做法市長。瀋陽市在不到三年的時光裏，這樣翻翻覆覆的來了幾遍，這也是東北的不幸！

蔣公召見東北政要

東北的政治區劃，原為奉天、吉林、黑龍江三省。同時因為熱河，在地理上與環境上，與東北極為接近，所以也有人把熱河歸於東北地區範圍之內，而稱為東北四省。民國十七年，蔣總司令率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張學良在東北歸順中央，並懸掛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這時的奉天省，與北京市等，均即時改名，奉天省改稱遼寧省，北京市改稱為北平市。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日本的裕仁舉雙手，向中、美、英、俄為首的同盟國家無條件投降。我國最高領袖蔣委員長立即召見東北四省省主席，這四省省主席是遼寧省省主席萬福麟，吉林省省主席鄒作華，黑龍江省省主席馬占山，熱河省省主席劉多荃。其中當時的黑龍江省主席馬占山，適在陝北的榆林無法趕到，遂由其子馬子元（？），代表馬占山前往晉謁。

蔣委員長與萬福麟等討論東北接收問題時，一再指示東北因有俄軍問題，故較他省複雜，因此對廳處長人選，應挑選幹練人士充任，並指對改編東北偽軍問題，應當事先妥擬方案。萬福麟等在離去時，蔣委員長並指示，速將廳處長等重要人選列冊，俾予核定。由以上跡象顯示，最高當局並無將東北三省改為東北九省之意向；而所

以將三省改為九省者，當然是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為了便於他個人運用，而提出了這項建議。

行營主任人事變遷

我最高當局，在選任東北行營主任時，據說最初屬意張治中，後來才改為熊式輝。熊式輝有小聰明，也頗具拉攏人的手腕，但作事的魄力不夠，身膺重任但並沒有為國家而付出一切的勇氣。如果要求他能像江西先賢文天祥為國犧牲那種大義凜然，當然是一種妄想，就是要求他一切為公忘私，他在東北也沒做到。（筆者在白山黑水的悲歌一書中對熊曾有介紹）。東北三省之所以改為九省，一般人的看法，係由於熊式輝膺任東北行營主任後，他一看東北的省主席，不但都是東北軍宿將，而且其聲望比他還高，尤其是在東北更是如此。

萬福麟在張作霖時代已嶄露頭角，張學良任東北邊防司令長官時，萬福麟已身為東北邊防副司令長官兼黑龍江省主席，與東北邊防副司令長官兼吉林省主席張作相，同為當時僅次於張學良坐東北第二把交椅的人物。抑有進者，萬福麟當年在東北聲望既已如此，而在民國廿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變時，他正率重兵坐鎮河北省保定，一聞事變發生即力斥東北軍西安事變之非，通電要求張學良速釋全國最高領袖，以保存中華民族之命脈。萬福麟在此時際，能够對國家忠貞不貳，免去中央在解決西安事變時他願之憂，已為國人激賞。而他在抗戰中，自河北省平漢路保衛戰開始，一直奮戰不懈，八年中戰績深蒙蔣委

員長賞識，所以在國軍逐步改善裝備時，萬福麟所部五十三軍，是最先實行的部隊之一。

馬占山於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當遼寧、吉林兩省，被日本輕易拿去後，他斥責不抵抗主義之非，在黑龍江省力拒日本侵入。當時馬占山在黑龍江係以旅長身份，代理在北平的萬福麟主持省政。九一八事變後，我國向國際聯盟控訴日本的侵略行為，並一再申明我國軍隊並未與日本軍隊發生衝突，亦未侵犯日本在東北權益，冀求國際正義伸張，以迫日軍自我被侵佔的東北地區撤軍。所以當日本軍隊侵入黑龍江，馬占山率部在嫩江橋畔準備予以痛擊時，在北平的張學良、萬福麟、榮臻等，一再電馬占山勿行抵抗。俾使世人明瞭日本純係一個侵略者，我國軍隊從未抵抗，「直在我」，「曲在彼」，否則一經戰鬥，日本則有所藉口了。馬占山則認為，只要九一八瀋陽事變非我國所挑起，在國際聯盟即有了充份理由，豈可任由日本漫無止境侵犯而永不抵抗。因此，馬占山將電台關閉不再接收北平來的電報，以「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姿態，在嫩江橋畔向侵犯日軍進行邀擊。日軍在東北的侵略，一向是如入無人之境，不料在嫩江橋畔遭受抵抗，以致措手不及而蒙嚴重損失。馬占山由是聲名在一夜之間天下皆知，成為全中國一致崇拜的英雄，並激起人民愛國情緒，奮起抵抗日本侵略。

鄒作華係東北軍宿將，亦為我國砲兵界先進，曾主持全國砲兵的訓練工作，法蒙蔣委員長嘉獎，論其身份與萬福麟、馬占山固不相伯仲，與熊式輝相較亦不稍遜。

三省改九省的由來

熊式輝於膺任東北行營主任後，他一看面對着這麼三個久歷沙場，在全國聲名不遜於他，而在東北遠較他有號召力的人物，自知他駕馭比較困難，於是想出劃三省為九省的方案來。劃三省為九省若在平时太平歲月，並不算錯，而在此偽滿軍隊尚未收編，各地的自衛隊蠢起，極需利用東北宿將以號召地方武力以配合國軍壓制共黨部隊之際，當然就不太合適了。

東北三省既然改為九省，在東北有號召力的一流角色，當然不適宜再任省主席（其實仍可任用）；熊式輝應該選擇東北籍較年輕的將領出任，如王鐵漢、周福成、劉翰東、董英斌、董彥平……等。這些將領論資格，雖然較萬福麟、馬占山、鄒作華略差，但他們出生入死多年，富有作戰經驗，可以深入各縣市號召地方武力，就地與共黨部隊作戰。可惜熊式輝竟計不及此，他却選擇了一批學識不差，但對作戰多經驗毫無的一批人物。以致在俄軍允許派員，隨同我國各省主席接收之際，而這批省主席不但不敢到各省利用地方武力接收，反而要求張嘉璈派國軍護送前往接收，以致坐失良機，反而被共黨利用張逆學思為號召着了先鞭。

如前所言，熊式輝選擇的省主席學識不差，其實不但是學識不差，勿寧說是學有專長，並曾經留學外國的專家與學者。可是因為他們在東北聲望不足，在地方上一點號召力沒有，尤其沒有軍事作戰經驗，在太平歲月可能是最佳人選，而

在此時此地則一無是處。現在讓我分析一下，熊式輝選派的省主席，就可知筆者所言不謬了。

九省三市首長人選

(1) 遼寧省政府主席徐箴，東北人，日本留學，曾任福建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長，一無作戰經驗。

(2) 安徽省政府主席高惜冰，東北人，留學美國（？），為一名經濟學者實業家，一無作戰經驗。

(3) 嫩江省政府主席彭濟羣，東北人，留學法國（？），曾任省政府廳長，主任秘書等職，一無作戰經驗。

(4) 松江省政府主席關吉玉，東北人，留學德國，曾任財政部參事，稅務署長，糧食部部長，財政部部長等職，為一有名財政專家，一無作戰經驗。

(5) 遼北省政府主席劉翰東，東北人，保定軍官學校第八期畢業，曾任排長、連長、營長、旅長等軍職。單槍匹馬到了四平接收省政，收編偽軍偽警成立遼北省保安隊。俄軍突然撤退後，劉翰東立即率同保安隊進行四平街保衛戰，並曾對失陷之四平街車站進行反擊。嗣匪軍愈集愈眾，國軍方在掃蕩瀋陽郊區，一時無法來援，劉翰東力戰數日後兵敗被俘。但劉翰東長得又黑又粗又胖，一點省主席的派頭也沒有，所以難在保安部中得以逃出。第二次四平街大會戰時，劉翰東又率同保安隊，協同陳明仁的七十一軍，十三軍五十四師奮戰到底，以迄解圍。劉翰東在東北省主席中，搞得這樣轟轟烈烈，此無他，乃因他軍

人出身，有作戰經驗有以致之。

(6) 吉林省政府主席鄧道儒，非東北人，學歷不詳，係我國有名經濟學者，毫無作戰經驗。鄧道儒於發表省主席後，始終因病在北平無法赴任，而由財政廳長王華寧代理省主席，以致王華寧被共黨俘擄而去，為國捐軀。筆者不敢隨便說鄧道儒的病是眞抑是假，但是他始終不敢到任，最後並堅決辭職去，改派梁華盛接任。

(7) 黑龍江省主席韓俊傑，東北人，吉林法政專門學校畢業，曾任甘肅高等法院院長、監察委員、法官等職，係一位名法律專家，他毫無作戰經驗。

(8) 合江省政府主席吳瀚濤，東北人，留學日本及美國，東北大學教授，全國陸海空軍副司令部秘書，一無作戰經驗。

(9) 興安省政府主席吳煥章，東北人，北平朝陽大學畢業，曾在張學良時代的東北黑龍江担任黨務工作，吳鐵城至東北時，曾得吳煥章竭誠幫助，一無作戰經驗。

假使東北九省省主席，完全是劉翰東這種曾經軍旅生活的軍人，大胆的到各省去接收，並將當地的偽軍及地方部隊收編；則民國卅五年五月，四平街大會戰結束，十萬以上的林彪匪部被國軍圍殲徹底失敗，四萬不到的殘餘部隊潰不成軍，向松花江以北流竄時，將無安身之處而被國軍次第消滅矣！走筆至此，對熊式輝之過失，國人實不可輕易原諒了！

再論東北各大城市首長人選，情形也如同九省主席一樣，就是論才識都不錯，但非肆應亂局

之人，對當時東北並無若何助力，茲分析如次。

(1) 哈爾濱市長楊綽菴，福州人，為人學識不錯，口才亦佳，作事並有新觀念，有條理，但一無作戰經驗。楊綽菴曾至哈爾濱接收，但與地方關係不夠，接收工作並未展開，也沒有敢收編偽軍偽警，每天均在風聲鶴唳中度過，不久即行撤退，哈爾濱即淪為共黨之手。楊綽菴後改任東北物資調節委員會，做得有聲有色，對東北軍需的供應，人民必需品的調節，有很大貢獻。

(2) 大連市長沈怡，蘇州人，不但為我國有數的水利專家，在國際水利界亦頗負盛名，後曾任亞洲防洪局局長，以及我國交通部長等職。惟大連市始終無法接收，沈怡旋即辭職，熊式輝改行推薦龔學遂繼任，亦未接收。

(3) 長春市長趙君邁，省籍不詳但非東北人，趙君邁隨東北行營至長春接收後，因受俄人掣肘，接收工作有名無實。民國三十五年四月俄軍突然撤退，遂即展開「四二四」長春保衛戰之役，趙君邁於長春淪陷時被俘旋被釋。五月國軍於四平街擊潰林彪主力後，大軍北上長春途中，在公主嶺將佔領長春之周保中匪部擊滅再度收復長春，趙君邁旋即辭職，改由尚傳道繼任。

(3) 瀋陽市長董文琦，東北人，董文琦自俄軍手中接收瀋陽，遂即收編偽軍偽警萬餘人。民國三十五年三月，俄軍突然撤退時，董文琦與警察局長戴鴻濤率收編的警察隊抵抗於內，從皇姑屯等地趕到的國軍五十二軍掃蕩於外，使瀋陽市得以確保未再淪陷。事後檢討，董文琦當機立斷，大量收編偽軍、偽警，實為瀋陽得以完整接收之

主因。

「九一八」事變以後，東北淪陷期間，國民黨在東北的地下工作者，以生命鮮血從事「現地抗戰」，作得可以說是「有聲、有色、有血、有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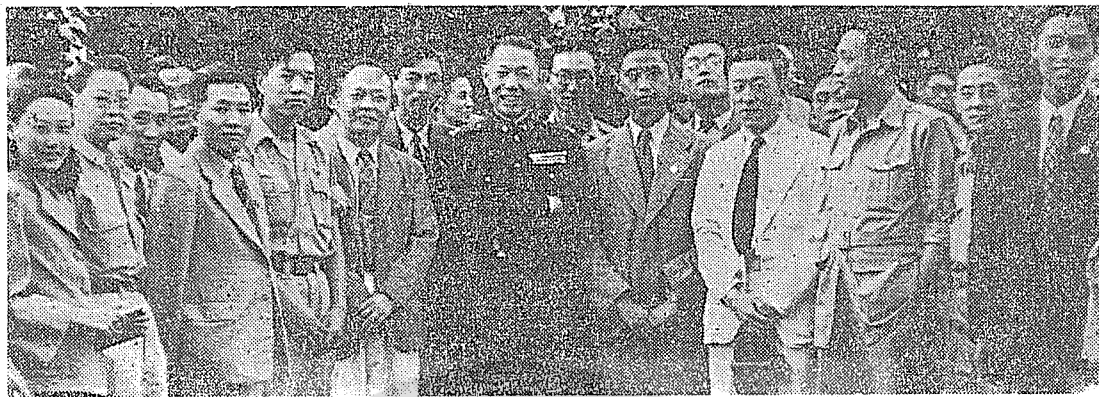
我雖然不敢武斷的講，東北的地下工作最為成功，但是絕不遜於其他淪陷地區，則毫無疑問。倘熊式輝能任用這些地下工作者，如張寶慈、羅大愚、韓清淪……等為省主席，我相信這些人會不計本身生命危險，展開接收工作，忠勇的精神絕不會遜於有作戰經驗的軍人，對東北亂局或有甚大補益。無論如何，總比任用一批專家、學者來得好多了！

敬告留學生家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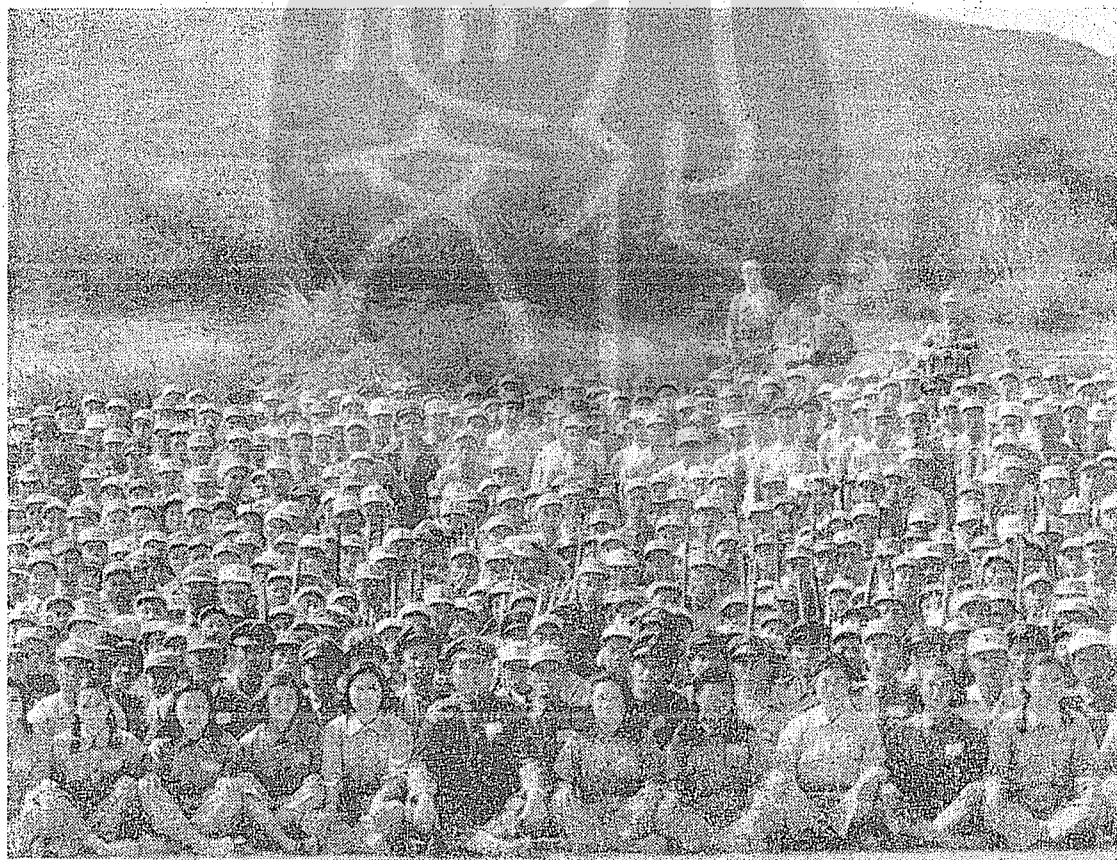
慰籍 貴子女異鄉作客寂寞的最佳禮品，便是為他們訂份「中外雜誌」，請將 貴子女在國外詳細地址填妥，連同全年訂費新台幣陸百陸拾元（折合美金拾玖元連郵費在內），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本社立即按址按期寄書，省錢、省時、更省事。

訂閱「時代文摘」，「中外雜誌」請撥電話七〇七二四八〇

(頁二十見文)圖插「遊壯北東」驥嘉陳



。生先驥嘉陳為人四第起左。影合士人界聞新與陽潘在(中)輝式熊任主營行北東



禮典師誓於兵官隊部戰野及員隊作工年青女與(人五第起左排前)軍將達偉洪
(「門金到埠蚌從」芝培寧頁八十見文)。影合後